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近日翻閱十年前出版的《八十照相簿》。此書是我八十歲時編輯而成的一本紀念畫冊，承校友金杯印刷公司老闆楊金演印刷，厚厚的一巨冊，精印精裝。歲月留痕，在當年首發式中已發給來賓和記者。現仍存有數十本。最引人感佩的，是畫冊中刊出的許多老朋友、老相識、老領導人都已作古。際此風燭殘年，再加翻閱，更加感慨萬端。

老年心事

例如一張攝於一九八三年時為六屆人大代表的十六位港澳代表，原註釋是有人已經身故，但現在卻只有陸運業、許家屯和我三人健在。另有一張一九九一年訪問上海時，曾與三位生肖同屬虎但各隔十二年的人士合照。按年長次序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劉靖基、香港中行副老總陳斌、本人和當年上海市長黃菊，但其中三人都已物故。又有在北京與著名作家丁玲、夏衍、張賢亮以及台灣作家柏楊合照，他們也都陸續離世。

該照相簿大部分是他在八十歲前周遊列國的旅遊記錄，這些旅遊照片，事隔多年，已經不大記得那些旅遊地的情況。不過旅遊時穿著的衣服，今天我還在穿著，只要還稱身，我是會隨便丟掉舊衣服的。

我的志願，是在九十歲生日時，能再出版一本《九十歲月留痕》的畫冊，將這十年的一些生活照片連同成書。但因年老疏懶，照片整理需時，能否成事，還是未知之數。因為我還在整理一本自傳，以補充數年前出版的《口述歷史》一書的不足。資料搜集已有不少，但編輯工作還未開始。

年紀老邁，雖然已經退居三線，既不當校長，也不當校監，只當個掛名的董事長。學校事務，除非重要人事變動（如校長、副校長的選拔），才會參與。餘皆有現任行政人員處理，我也十分放手。問題是現任的多已年過花甲多年，又是選拔接班人的時候了。

琴台聚

彥火

鄭愁予成名作《夢土上》詩集，有不少懷鄉之作，如他在《望望》一詩中寫道：「推開窗子，我們生活在海上。窗扉上是八月的島上的叢蔭。但啊，我心想著那天外的陸地。」

「美麗浪子」？

不言而喻，這片「陸地」，是他童年經歷過，他詩歌中一再出現過的「邊城的槍和馬的故事」，「北方原野上高粱起動的動靜」，和「一個一個浪跡的駱駝的蹄子」，以及「江南流水的黃昏」，「湘江岸上小茶館的夜」，「黔桂山間抒情的角笛」……這種時空交錯的兩段人生經歷，使他在島上的山居和海上的吟詠中，仍然有跡可尋：「飄泊得很久，我想歸去了。彷彿，我不再屬於這裡的一切。」

不再流浪了，我不願做空空的歌者。寧願是時間的石人。《傷》

而他對兒時大陸的追憶，不管是邊塞殘堡，江南小城，還是「秋色一庭如蘭舟靜泊」的北京四合院……一縷縷離愁，盈溢於字裡行間。其中著名的《錯誤》一詩裡，詩人寄意一個倦守春閨如蓮花開落的少婦內心的寂寞、期待和悵然，吐露深濃的懷緒：

東風不來，三月的柳絮不飛。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。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。嗚呼！三月的春帷不揭。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。最後詩人無奈地感嘆道：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鏡子是影視作品的寵兒，因為鏡子當中的影像，好像是另一個世界。例如，恐怖片當中，便常在鏡子中反射出現實世界看不到的鬼的影像，以製造驚悚效果。而在藝術電影中，也常用鏡子，甚至多個鏡子的連環反射，來表現人物內心複雜的思緒，同時玩「視覺創新」。

鏡子

除了浴室之外，臥室也是另外一個會有鏡子的地方。我們待在房間的時間，總比待在浴室、洗手間的時間要多，因此臥室的鏡子位置似乎更為重要。從風水角度來說，鏡子不宜正對床鋪，否則人剛睡醒看到鏡中的自己，容易情緒不穩，夫妻之間的婚姻也容易變得和諧。若是鏡子正對房門，則容易招來口舌是非。若是從門口可以通過鏡子反射看到床鋪，也是一個忌諱。若有以上情況者，建議及早移動房間擺設，把鏡子放到別處，否則會對自己造成諸多阻滯。

香港地人多地多，居住空間狹窄早已是陳腔濫調，對於許多人來說，臥室空間同樣狹窄，有時候即使犯了風水禁忌，由於鏡子和床的位置不便移動，也沒有辦法，只能將就。若果如此，應盡量找一些東西遮擋鏡子，例如簾子等等。這麼一來，需要鏡子的時候，閣下可方便使用，又不需要擔心鏡子位置帶來的困擾和禁忌。

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。其中還有一首入選《夢土上》的《雨絲》，很受青少年歡迎，茲錄如下：

我們底戀啊，像雨絲，在星斗與星斗間的路上，我們底車輿是無聲的。曾嬉戲於透明的大森林，曾濯足於無水的小溪，那是，擠滿著蓮葉燈的河床啊，是有牽牛和鵲橋的故事遺落在那裡的……我們底戀啊，像雨絲，斜斜地，斜斜地織成淡的記憶。而是否淡的記憶，就永留於星斗之間呢？如今已是碎碎的珍珠。流滿人世了……

論者一直視此為詩人「過客」的心態，寄託著流寓台灣而難以歸去的人們的某種「流浪」的情懷，因此，鄭愁予在台灣還被看作是這種「浪子」情懷的典型歌者——「美麗的浪子」的歌者。鄭愁予卻不認同：「因為我從小在抗戰中長大，所以我接觸到中國的苦難，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，我把這些寫進詩裡，有些人便叫我『浪子』。其實影響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，更多的是傳統的仁俠的精神。」

一九六六年，在美國進修的鄭愁予，介紹朱橋結識鄭氏，朱橋當時任職青年寫作協會，主編《幼獅文藝》，又邀鄭氏擔任寫作協會總幹事，這一年他認識了不少文藝界人士，對鄭氏當年寫作方向的轉折不無影響。在此之前，鄭氏獨來獨往，相與過從的只是少數幾個詩人朋友。

(說鄭愁予之四)

泰戈爾留下足跡的城市

許多熱帶植物和爬蟲類區，比方食人花，還有熱帶特有的蜥蜴、昆蟲、蛇類、烏龜等。我們在園中央的錦鯉池畔徘徊，看紅白相間的一群錦鯉游來游去，好像很自在。我突然想起一句話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再想一想，好像應該加一句，子非鳥，安知鳥之苦？

檳城還是大名鼎鼎的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、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過的地方。當我們走進檳城輔友學校，心中不免疑惑：難道泰戈爾來過這個貌不驚人的地方？原來，據說，當年泰戈爾途經中國到檳城，除了為輔友社主持奠基儀式之外，還去鍾靈中學演講，接着到馬六甲去。

我們從輔友社建築物中間大門進去，如今用來教導幼稚園的課室牆壁上，有一塊石碑，上面寫著華文字是：「輔友社」。主人拉開暗紅色幕布，我們赫然見到白鬍子泰戈爾的相片。他慨歎，現在提起泰戈爾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；包括印度人。我們聽了，除了黯然外，也無法再說甚麼了。

那時正值中秋前夕，我們去喝早茶，大東茶樓中燈籠掛滿了一室，非常熱鬧，香港茶樓根本見不到如此景象。茶客擠滿一屋，侍應滿堂奔走，吆喝聲此起彼伏，十分繁忙。這平民化的檳城生活，又讓我忘記遊人身份，端的好像是一般檳城人一樣，就差沒有一杯咖啡在手了！



檳城輔友社內的泰戈爾相片。 作者提供

過多次，早就聽聞蝴蝶園的大名，但我從未踏足，這次總算還願。它佔地約一公頃，於一九八六年開幕，園主本是一名教師，因熱愛蝴蝶昆蟲生物，促成興建此園。馬來西亞氣候終年溫暖，造成園內可以繁殖一百二十品種、將近四千隻蝴蝶。由於這裡的蝴蝶種類相當豐富，甚至設置專業的培育場來飼養蝴蝶，使得蝴蝶園聲名遠揚，難怪客似雲來。一進入園內，就見到蝴蝶樹，樹上掛著小籃子，籃子內都是真正的蝴蝶卵和毛毛蟲，可以展示蝴蝶的一生。此園除具觀賞性之外，還極具知識性、趣味性，難怪有中學生成群結隊，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參觀。大概是慣了場面，飛來飛去的蝴蝶絲毫不畏人，有的飛到你身邊，甚至停在你手上，任你擺弄或拍照。當然也有雙雙對對的情侶，一面觀看，一面唧唧細語；還有中東遊客，男的身穿白袍，一臉肥臉鬍子，女的包著頭，蒙著面，只露出一雙大眼睛，滴溜溜地轉，說著我們聽不懂的話，充滿了神秘感，但也有年輕女郎不蒙面紗；更有一個男童一個女童，在鞦韆架上盪呀盪的，清脆的童音笑聲攪動了熱帶的天空。除了蝴蝶外，園內還有

公廟」幾個字。牌樓上還有：「Thai Pak Koong Temple Tanjong Tokong」，是客家話的英譯。大伯公廟內側有一棟建築物，寫著惠州、嘉應、大埔、永定、增城五屬公所。據說，該廟佔地約一萬二千方尺，堪稱最古老的華人廟宇。《馬來亞華僑史》的作者維特巴索認為，「大伯公是南洋華僑先驅者的象徵」。

我們望著汪洋大海，不遠處椰林搖曳，轉過頭來，我看到一家餐廳，設在老舊的吃風樓即獨棟別墅外，別墅已經殘舊，門口有個面海的亭子，是傳統的中國四角飛簷式。題字註明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所贈，叫「永安亭」。走到廟宇背面，山石處處，樹影遮天，海風呼呼吹來，有個男人半躺在躺椅上睡午覺，幾隻狗懶洋洋地躺在地上假寐。這幅與都市匆忙腳步恰成強烈反差的景象，利那間竟把我也帶入悠閒的境界了！

在浮羅山背翻下午餐，吃的是炒粿條、冰豆蔻水，那熱帶食物雖然久違了，卻很合我口味。許多少年回憶紛紛給召喚回來，利那間竟飄飄然，讓我有迷路的疑惑。那房子頂頂有風扇轉呀轉的，竟轉出一本錯謬的書來。難道是短暫的白日夢？半途小店的榴槤和紅毛丹讓我迷惘在熱帶的疑惑中。

回過神來，「檳城蝴蝶園」就在眼前。檳城去

檳城去過多次，自以為熟悉了，其實即使在一個地方住久了，自以為熟悉，也未必盡然。拿我來說，我在萬隆出生長大，到十七歲離開；而我在北京呆了十三年半，自以為都很熟悉，可是我離開，才覺得很多地方根本沒去過，這也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，反正就在身邊，幾時去都沒問題。到了真的要離去的時候，才驚覺很多地方沒去過，但已經沒有時間一一體味了！長居之地尚且如此，更不用提到此一遊的地方了。比方檳城海珠嶼的「大伯公廟」頗為有名，但我就沒去過。檳城人說，這是吃海鮮的地方。但這裡有更大的意義，有記載說，這裡是中國人最早來到檳城的登陸點。清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年），來自福建永定、當時十九歲的馬福順和結拜兄弟張理、邱兆進，行善積德，所以去世後被當地居民尊稱為「大伯公」。在檳城發展過程中，經常發生致命的傳染病，傳說有一次瘟疫流行，大伯公顯靈，庇佑鄉民，大伯公於是變成南洋華人的土地守護神，幾乎每個華人聚居的鄉村，都有設立大伯公廟。信仰道教的華人也把神廟的香火請回家裡，以致許多戶人家都有大伯公神位。

車子穿過幾棟廉價租屋往駛，經過幾檔馬來檔口，再往前，就來到華人聚居的小村，本頭公（即大伯公的別稱）村落，正疑惑於前無去路，突然眼前出現一座牌樓，上面寫著「海珠嶼大伯

騰情萬里

趙鵬飛

從趙微導演的《致青春》開始，《同桌的你》、《匆匆那年》、《萬物生長》、《左耳》等一大波販賣青春的電影，密集襲來。動輒過億、過數億的票房，讓「青春」成為土豪金。悉數觀影之後，忽然發現，相比電影中的跌宕多姿，自己的青春，沒有車禍，沒有白血病，甚至連突如其來的驚喜或者驚悸，都沒有。

我們真實的致青春

我還記得，在青春正濃的時候，和同學秉燭夜讀。你背得了《琵琶行》，我就背《孔雀東南飛》；他對《長恨歌》過目不忘，我便熟記《洛神賦》；你最愛看清照詞，我偏偏喜歡蘇東坡。名篇繁瑣，我們只能仗著腦子空，使勁的裝，拚命的裝。周末不用補課，三五成群騎著自行車，去嶼口的觀音山。觀音姐姐慈悲為懷，羊脂玉淨瓶裡的甘露，清澈如許，跌落在我們年少的眼睛裡，我們心明眼亮。女同學初潮頻紛，我們微笑着遞上自己的外衣，或者一杯熱水。男同學球場炫耀，我們發了瘋一般吶喊助威，赤裸裸的喜歡陽光而直接。我們也會憂傷和沮喪。看著偶然跌出排行榜的考試名次，久久地在門口徘徊，不敢叩門。分道揚鑣的父母，相互詛咒的句子，釘子一樣一錘一錘，砸在我們尚且敏感稚嫩的心裡，料想這一生都無法拔去。不夠出眾的容貌，不合時宜的衣服，甚至有個破洞的襪子，都會讓我們耿耿於懷，無法釋懷。

在我的青春記憶裡，歷史老師的一次表揚，便讓青春年少他頭也不回的扎進史料堆，誓言要考入歷史系；手工課美國炸了我們的大使館，我們手挽著手上街頭，表達自我，宣泄憤懣，手裡的可口可樂不離不棄。汶川地震了，從南到北，從北到南，青春有勁的我們不約而同的集結，到四川去！到四川去！不惜力氣，不懼天災，流不盡的眼淚，停不下的雙手。北京奧運的聖火騰空而起，那一刻我們都在傻傻的笑，笑著笑著便流了一臉的淚。我們的眼神都不會永遠清澈，青春留給我們的是純淨，永不混濁。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平淡無奇，沒有喧嘩，沒有車禍，沒有失蹤，只有過把癮就死的酣暢淋漓，和再來一遍老子還這樣的少年氣盛。這才是我們真實的致青春。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陳偉霆近年憑電視劇《古劍奇譚》及《少年四大名捕》等劇在內地爆紅，人氣旺，關注度自然高，煩惱亦隨之而來。日前陳偉霆的司機竟事前未經陳偉霆同意，擅自讓一名身穿粉紅色上衣的女粉絲在陳偉霆的保母車上玩，並坐在陳偉霆的座位上，戴上放在車上的墨鏡，得意洋洋地拍照，並將車上的物品如水、粉絲送的公仔一一拍照留念。得到這麼獨家罕有的戰利品，怎也忍不住要炫耀一番，將「參觀」偶像私人座駕的照片貼上微博，更「謝謝偉霆司機叔叔」，又替他打氣「司機叔叔加油」，暗示是得到保母車司機允許，司機因此而失掉這份差事。

粉絲入侵陳偉霆保母車

活該，難道司機沒想過該粉絲會將照片放上網而會受到連累嗎？該女粉絲為何滿足「已虛榮，害人失業，又於心何忍，有內疚嗎？」不少網民怒斥該女粉絲所為，都轉發保護藝人私隱的聲明。其實這不單是私隱問題，該女粉絲已涉嫌犯法，雖說她是得到司機批准，但是使用該車的人是陳偉霆，只有他才可使用誰人上車，司機的責任只是開車和看守座駕，就等於家中傭人無權決定讓誰入屋，萬一該女粉絲因太想偶像用過的物品作紀念，順手「拿走」一件東西，司機會被懷疑看守自盜，隨時惹禍上身，不論他什麼原因讓該女粉絲上車都不值得。女粉絲有什麼成熟，以為能成功偷上偶像座駕，觸摸他的東西很好玩，很威風，但司機是成年人，怎可以不知應有的操守？作為粉絲切勿以身試法，不光會遭網民狂罵，更可能會被控告，影響前途。

尋找另類療法

曾聽聞一所照顧自閉兒童的志願機構說，早期的捐款多用於行為治療，甚至藥物治療，但如今會介紹及資助父母，帶孩子去針灸及體骨治療，當然有孩子因此而根治了自閉問題。在此先簡介一下後者，體骨治療是透過專業治療師的一雙手，以輕觸的導按技巧，感應並調息人體之顫動，促進腦脊液的流動，對神經、情緒問題，以至對整體健康產生很大裨益。此乃能量療法的一種，如氣功般十分注重治療師的功力。其實另類的方法有很多，就算是營養學，也遠較西藥更有效。有外國醫生就決定不用西藥，只用鐵丸，都可以治好過度活躍症。而本地亦有營養學團隊，可以令濕疹及鼻敏感完全根治。當有西醫撰文說鼻敏感只有等長大一點才會好，其實現實的可能性多得如置身在另一平行時空，只在乎父母有沒有用心去追尋。

Facial Alignment, 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, 人智醫學……香港愈來愈多我們沒有聽過的療法或健康主張，當以上療法遭主流醫學猛烈批評，事實上不少被西醫判定為不治之症的重病，卻得到了徹底的根治。任何療法都是相輔相成的，只要不是對抗式的，每一樣都應該能互補。有時候向其他人介紹不同的能量療法，大家都會抱有懷疑，不過，只要肯花多一點點時間去認識身心，及每一種療法背後的理念，就能判斷到誰是神棍，什麼是真正的治療。真的懷疑時，上網聽聽不同病人的故事，一定有用，千萬不要被任何醫生的威嚇擊潰你——這個或那個，沒得醫！